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媪赴華筵

這部書前半部演到龍鳳合配已現雙圓看事跡已是筆酣墨飽論文章畢竟不曾寫到安龍媒正傳序事之中失以以議論醒世因緣等書在在有之然彼則論事此兼不為安龍媒之傳則自第一回隱西山閉門課驢子起至第二議論序事之前論文現身說法似因寶劍亦莊亦諧非甘食人牙慧者不為安龍媒之傳則自第一回隱西山閉門課驢子起至第二十八回寶硯雕弓完成大禮皆為無謂陳言便算不曾為安水心立傳如許一部大書安水心其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也不為立傳非龍門世家體例矣燕北閒人知其故故前回書既將何金鳳張玉鳳正傳結束清楚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入安龍媒正傳若撇開雙鳳重煩筆墨另起樓臺通部便有失之兩極不成一貫之病所以這回書緊接上文先表何玉鳳却說何玉鳳本是個世家千金閨秀只因含冤被難弄得孤苦零仃連自己一條性命尚在未卜存亡那裡還講得到婚姻二字不想忽然大仇已報身命得安姻緣成就這段姻緣又正是安家這等一分詩禮人家安老爺疼孺人這等一雙慈厚翁姑安公子這等一位儒雅溫文女婿又得張姑娘這等一個同心合意的作了姊妹共事一人再加舅太太這等一個玲瓏剔透兩地知根兒的人作了乾娘從中調停摸補就是今生絕絕不想再見的乳母子環也一時同相聚首此時何玉鳳的遭際真算得千古第一個樂人也不過如此還不專在乎新婚宴爾如魚似水你道就靠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又能有多大神通就把他成全到這個地步這是個天難道天又合他有什麼年誼世好有心照應他不成無非他那一片孝心一團至性作成兒女英雄合了天情人理自然就轉禍為福遇危而安這是人人作得來的只苦於人人不肯照他那樣作了去即或偶然作到這個地步又向老天算起賬來說這是我若盡甘來應該食報的享用的就未免氣驕志滿放蕩恣橫起來尋些房幃快樂揮些無益銀錢長此拒人氣盛豈知天道無親惟佑善人這樣斷喪起來便是天果然合你有个年誼世好他也没法了縱有旺騰騰的好時運也不怕不重新敗壞下朵齊整整的好家園也不怕不重新蕭條下來及至自己尋到苦惱場中却要報怨說老天怎的不睜眼嗚呼老天豈不寬乎何玉鳳是何等一副兒女心腸英雄見識況且他自幼兒就自己為難慣了如今從網眼裡拔出來好容易遇着月滿花香的這等一個時光他如何肯輕易放過因此一進安家門便自己出了一個燒手的大難題

目想到上天這番厚恩。眾人這番美意。我如今既做了他家的媳婦。要不給公婆節省幾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個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業來。怎報得這天恩。副得這人望。明學第三十回第三十三回五六等回事妙用。反振之。他如筆有驚鳥。將擊。單飛。欲翼。猛獸。將搏。耳俯伏之勢。此一相。早把前日作女兒時節的行徑。全副丟開。却事事克己。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不似那小家氣。再看安家的上下。那一個也不是慕生人。因此該說的就說。該問的就問。該是公子作主的。定有個儘讓。該合張姑娘商量的。定儘他一教。到了公婆跟前。便同張姑娘叙姊妹禮數。自己居先。到了夫妻之間。便合他論房幃資格。自己居右。處得來天然合拍。不即不離。把安老夫妻兩個。樂得大稱心懷。他當下在上房周旋了諸大娘子。合諸位女眷一番。見舅太太不在跟前。便要到乾娘屋裡。盡個禮數。安太太吩咐他。他便脫了禮服。也合妹妹說說話兒去。他答應着。又等給婆裝了袋烟。纔同張姑娘拉着手兒。過着院裡來。一進院門。正要到舅太太屋裡來。早見舅太太在廊下站着。說姑奶奶必是要到我屋裡來。你先用來呢。今日是頭一天出門。除了見公婆。這算進頭一道門檻兒。得取一個吉祥。你先到你妹妹屋裡着着去。我這裡張羅。給你們弄响饅饅呢。等我告訴明白了。他們我也找了你們去。何小姐見如此說。只得笑着。回到自己新房。換了衣服。便到西屋裡來。却說安公子住的那房子。雖是三開間。却是前後兩捲。通共要算六間。金玉姊妹在東西間分住。屋裡的裝修。隔斷。都是一樣。只東屋裡因作新房。那張合歡床。規矩設在靠南窗。便把兩捲打作通連。勻出北面來擺粧奩。安座落。張姑娘這屋裡。却是齊着前後兩捲的中縫。安着一溜碧紗櫥。隔作裡外兩間。南一間算個燕居。北一間作臥室。何小姐到了這屋裡。便合張姑娘在外間。靠牀南床上坐下。早有華嬷嬷送上茶來。何小姐一面喝茶。留神看那屋子裡。見床上當中擺着一般的正桌。引枕坐褥。桌上一個陽羨砂盆兒。種着幾苗水仙。左右靠牆。分列兩張小條案兒。這邊案上隨意擺兩件陳設。案前一張大理石面小方桌。上面擺得筆硯精良。左右兩張杌子。北一面靠碧紗櫥。東西兩架書閣兒。當中便是臥房門。門上挑着綠軟簾兒。門裡安着個曲折榻子。上嵌着塊大玻璃。放着綉繡兒。却望不見臥房裡的床帳。又見那外間滿屋裡。罷落的圖書四壁。何小姐自幼也曾正經讀過幾年書。自從奔走風塵。沒那心與理會。見了許多字畫。不免賞鑑起來。一抬頭。先見正南上牀戶上。懸懸着一面大長的匾額。古宣托裱。界畫珠絲。寫着偈子。來大的四角方顏字。何小姐要着着。是何人的筆墨。先看了看。下款却

只得一行年月，並無名號，重複張那上款，寫着老人書，付驥兒誦之，總曉得是公公的親筆，因讀那匾上的字，見寫道：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特教，勸靜弗違，表裡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台。

何小姐看了一遍粗枝大葉，也還講得明白，却不知這是那書上的格言，還是公公的庭訓，只覺說得句句有理，暗說原來老人家弄個筆墨，也是這等絲毫不苟的。因又看東隔斷方牀上頭也貼小橫額子，却是碗口大的八分書寫的，又聽難上款是龍媒老弟，下款是克齋學隸，這兩句詩經，姑娘也還記得。又看方牀兩旁，那副小對聯，寫得軟軟規一筆，趙字寫的是：屋小於舟，春深似海。

却是新郎自己的手筆，何小姐心裡道：這屋小於舟，不過道其寬耳，下聯的意思，就有些不大老成，不是老人家教訓他，這格言本意了。一面回頭，又看那身後匠案邊掛的四扇屏，寫得都是一方方的集錦小楷，却是諸同人送的催妝曲。大畧看了一看，也有幾句莊重的，也有幾句輕挑的，也有看着不大懂得的。合張姑娘一面說笑着，便站起來，到大案前，看西牆掛的那幅堂軸，見畫的是仿元人三多圖，落款是友生聶益草友士寫意。友士之名書中兩見，均未姑娘都不知這些人為誰。又看那兩旁描金珠網對聯，寫道是：金門待奏賢良策，玉筍新藏博議書。

上款是奉賀龍媒仁兄大人合卺重喜，下款是問姜愚弟梅鼎拜題并書。何小姐看了一笑，因問道：這梅鼎是誰呀？是個什麼人兒呀？張姑娘道：他也是僑們個旗人，他們太爺稱呼同大人，現任河南河道總督。這梅少爺是公公的門生，又合玉郎換帖，所以去年來了。公婆還叫我見過，昨日他也在這里來着。姊姊沒聽見進來關房的那一群裡頭，第一個討人嫌就是他。公公可疼他呀，常說那孩子有出息兒。何小姐說這孩子兒呀，我只說他沒出息兒。張姑娘道：姊姊怎麼倒知道他麼？何小姐道：我曾知道他，你只着他送人副對子，也有這麼淘氣的麼？張姑娘聽了這話，又把那對子念了一遍，總笑起來道：果然姊姊這一說破了，再看那待字新字，尤其下得可惡，並且還不能原諒他無心。昨日姊

姊只管在屋裡坐着，橫豎也聽見他那嘴割了。二人說着，轉到那卧房門口。何小姐抬頭看門上一塊小匾，是辦香室。心裡想道：這辦香兩個字，倒還容易明白，只是題在卧房門上不對呵。這卧房裡可一瓣心香的供奉誰呢？一面想着，看那匾上的字，只見那縱橫波磔，一筆筆儼如鐵畫銀鈎，連那墨氣都像堆起一層來，似的配着那粉白雪亮的光綫，地兒越顯得好看。及至細看，總知不是寫，原來照那花兒一樣，用青絨綉出來的。那下款還繡着桐卿學繡一行行楷小字，還繡着兩方硃紅圖書。何小姐道：這到別緻。那桐卿又是誰呀？手兒怎麼這麼巧？哇，這個人兒在那裡，我見得着他，不見得。張姑娘道：姊姊豈但見得着，怕見着他，叫他繡個什麼，他還不敢不繡呢。但是這個人兒，他可以會綉，不會寫。這塊匾的藍本，是他求人寫下的。何小姐只顧貪着那屋子也不住下，再問說着，將要進門，張姑娘道：那條兒你先進去，把玻璃上那個擋兒拉開得點亮兒。那條兒答應一聲，先側着身子過去。何小姐也隨着進了屋門，見那曲折，桶子是向西轉過去的。等那條兒撤玻璃擋兒的這個當兒，回頭一看，見那桶子東一面長，短短橫的豎的，貼着無數詩箋，都是公子的近作。看了看，也有幾句寄懷言志的。大抵吟風弄月居多。一時也看不完，只見內中有一幅雙紅箋紙，題着一首七言截句，那題目倒寫了有兩三行，寫道是：庭前偶植梧桐二本，總似人長。日携清泉洗之，欣欣向榮。越在繁茂，樹猶如此。我見應憐。口占二十八字。即博桐卿一燦，並待蕭史就正。

亭亭恰合稱齊眉，爭怪人間鳳字題。好待子雲垂陰日，護他比翼效雙栖。後面另有一行，寫着龍媒戲草，何小姐看了這首詩，臉上登時就有個顛顛不然的樣子，倒像兒的添了一樁什麼心事一般。總得開口，立刻就用着他那番虛心克己的工夫了。忙就念道：且慢，這話不是今日說的。且等閑來，合我妹妹仔細計較一番，再作道理。且任說書的這位姑娘，好容易纔要頓了他心裡之神，謀魔道的想起什麼來了。列位這句話說書的可不得知道，何也呢？他在那裡把個臉兒，望着桶子看詩，他那臉上的神氣，連張金鳳還看不見心裡的事。情，我說書的怎麼猜得着。你我左右閒在此，大家開口弄閑舌，何不猜他一番。按這書的上文猜了去，何小姐同張姑娘正在談笑，看到安公子這首詩，忽然的心下不忿起來。昨晚那篇偏辭文章，業經中式，今日這首好詩，連燕北開人人意，大概是位聽書的都聽得起來這首詩，是高何玉鳳、張金鳳而作。那桐卿兩個字，不必講用的是鳳鳴、桐生兩句。

又暗借一個金井梧桐的典，合着一個金字在裡頭。這自然是贈張金鳳的別號。那簫史兩個字，不必講，用的是吹簫引鳳的故事。又暗借一個秦弄玉的名號，合着一個玉字在裡頭。一定是贈何玉鳳的別號。因此上這位姑娘着了，就有些不然起來，也未可知。是這首詩的命意選詞格調體裁也還不醜，便是他三個的性情才貌，彼此題個號兒，也還不至肉麻。況且字緣名起，伊古已然。千古首屈一指的孔聖人，便是一位有號的仲尼。曰君子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仲尼日月也。一部四書，舉聖賢者不知凡幾，稱號亦通例也。似不足怪。何致就把這位姑娘，惹的不然起來呢？然而聽見旗籍諸老輩的，彼此稱謂，如稱台閣大老，張則張中堂，李則李大人，遇着旗人則稱他上一個字，也有稱姓氏的，如章佳相國富察中丞之類，但是個大父行輩，則稱為某幾太爺，父執則稱為某幾老爺，平輩相交則稱為某幾爺。至於宗族中，止有大爺叔叔哥哥兄弟的稱呼，即使房分稍遠，也必稱某幾大爺叔叔家的幾哥哥幾兄弟。從不曾聽見動輒稱別號的。舊風之淳樸如此，到了如今，從國初進關的時節，曾不百年，風氣為之一變，旗人彼此相見，不問姓氏，見問台甫，怪及問了是個人，他先有個號，但問過他，就會記得，更怪一記得了。久而久之，不論尊卑長幼，遠近親疏，一稱股腦子，把稱謂攔起來，都叫別號。尤其怪，照這樣從流忘返，流到我大清二百年後，只怕就會有甲齋父親，乙亭兒子的通稱了。且將奈何。何小姐或者有見於此，覺得安公子以世家公子，無端的從自己閨閣中，先鬧起別號來，怪他沾染時派過重，所以看了那桐鄉簫史的稱呼，有這番心下不然。也未可知。若果如此，這位姑娘，就未免有些積慮過遠。要知如安公子的好稱別號，是他為了難了，怎見得呢？一個人三間屋子裡，住着兩個媳婦兒，風趣些，鄉長鄉短罷，畢竟孰為大鄉，孰為小鄉，佳懷些，若姊若妹罷，又未免名不正則言不順，狗俗些，稱作奶奶罷，難道說好分出個東屋裡奶奶，西屋裡奶奶，何家奶奶，張家奶奶不成。這是安公子不得已之苦衷，却不是他好趣時的陋習，便是被他稱號的人，也該加些體諒。照這等說來，何小姐的不悅，還不為此，既不為此，為着何來？想來其中定有個道理。他既說了要與張姑娘商量，只好等他們商量的時候，你我再講罷。却說何玉鳳當下不把這話說破，便先擱起不提。因搭起回頭望着張姑娘道：「好哇，我老老實實的一個妹妹，怎麼一年來工夫，就學壞了。這桐鄉分明是人贈你的號，那簫史自然要算贈我的號了。然若這門上辦香室三個字，竟是你繡的，你怎麼方纔還合我支支吾吾的，鬧起鬼來呢？問得個張

姑娘無言可答。是格格的笑。說着何玉鳳遞過榻子。進了那間卧房。只見靠西牆分南北兩座。墩箱上面砌着兩個衣箱。當中放着連三抽。奩被格上面。安着鏡台妝奩。以至茶碗漱盂。許多零星器具。北面靠窗儘東頭。安着一張架子床。懸着頂藕色帳子。那曲折榻子。東夾室地方。設着架衣裳榻子。上面還安放些大大小小零星匣子之類。那桌子上。不擺陳設。當中供一分爐瓶三事。兩旁一邊是個青綠花瓣。應時對景的養着一枝血點殷紅的山茶花。一邊是個有架兒的粉定盤子。裡面擺着幾個嬌黃的玲瓏佛手。那上面却供着小小的一座牌位。牌位後面。又懸一幅堂軸。橫披却用銀紅蠟翼絹罩着。看不清楚。是什麼佛像。何小姐心下暗道。原來這裡果然供養香火。只就無怪題着辦香室了。只是怎的佛像。供在卧房裡。這前面又是誰的牌位呢。一面想。一面走上前一看。見上面是十三妹姊姊福德長生祿位一行字。把他詫異得叫的一聲。問出一句傻話來。問道。怎供的是誰。是誰供的。張姑娘笑道。我的十三妹姐。姐情知可是誰呢。難道還有第二位不成。何小姐正色道。妹妹你忒也胡鬧。這如何使得。你這等鬧法。豈不要折盡我平生的福分。還不快去開他。說着伸手就要把長生牌兒提起來。舒開慌的。個張姑娘。連忙雙手護住。說道。姊姊動不得。這是我奉着公婆吩咐的。何小姐聽了。更加着急起來。說越發不成事了。你快告訴我公婆怎的說。張姑娘道。姊姊別忙。咱們就在這桌兒兩旁坐下。聽我告訴你。二人歸坐。柳條兒給他姑娘裝過烟袋來。張姑娘一面吃着烟。便把他去年到了淮城店裡。見着公婆怎的說起。何小姐途中相救。兩下聯姻。許多好處。怎的說一時有恩可感。無報可圖。便要供這長生祿位。朝夕焚香頂禮。安老夫妻聽了。怎的歡喜。依允後來供的。這日安太太怎的要親自行禮。他怎的以為不可攔住。後來又要公子行禮。却是安老爺說。他不是一禮可以了事的。這總自己掛冠帶。他尋訪到青雲山莊的話。說了一遍。何小姐聽了。心中總得稍安。一時兩意相感。未免難過。只好無故傷心想了一想。轉勉強笑道。我想起來了。記得公公在青雲山。合我初見的這天。曾經提過這麼一句。那時我也不曾在下。勸酌。不想妹妹你就鬧出這些故事兒來。如今你既把我鬧了來了。你有什麼好花兒呀。好吃的呀。就剪真的給我帶給我吃。不爽快些兒嗎。還要這塊木頭墩子作甚麼。你不許我拿開他。你的意思。不過又是什麼搭救性命咧。完配終身咧。感恩咧。報德咧。這些沒要緊的話。你只想你昨日在祠堂。那一番肺腑之談。還不抵救我一命嗎。還不是完我終身麼。我又該怎麼樣呢。你必定

苦苦的不許我舒開這長生牌兒。我從明日起每日清晨起來，給公婆請了安，就先朝你看。燒一炷香，磕一陣頭。我看你怎麼樣。張姑娘道：姊姊不用着急，難道放着現佛不朝，還去面壁不成？這長生牌兒却動不得。姊姊聽我說個道理出來。何小姐道：這還有什麼道理呀？你到說說我聽。張姑娘指了壁上那單着的畫兒說：姐姐要知這個道理，先着這個頑意兒就明白了。說着，就叫過花鈴兒來，要扶了他自己上杭燈兒去，揭起那層絹來。這不當兒，何小姐早一抬腿上去，揭起那絹兒來。着那里是什麼佛像，原來是一幅極艷麗的士女圖。見正面畫着一個少年，穿着個魚白春衣，靠着張書案，案上堆着一卷書。在那里拈筆構思。上首橫頭坐了一個美人，穿着大紅衫兒，湖色裙兒，面前安着個博山爐，在那里添香。下首也坐着一個美人，穿着藕色衫兒，綠裙兒，面前支着一個綉花綉子。在那里挑綉。旁邊還有兩個小鬟，拂塵着。有那士女的臉，手是畫了其餘服飾，都是配着顏色。半紫半綉，連那頭上簪髮珠翠，衣上的花樣摺文，都繡出來。綉得十分工緻。何小姐不由得先贊了一句：好漂亮的針線。這斷不是男工，一定是那桐卿先生的手筆了。說着下來，轉了個細細的一看，畫的那三副臉兒，那少年竟是安公子，那穿藕色的却酷似張姑娘。那穿紅的，竟是給自己脫了個影兒，把他樂得連連說：難為你好心思，怎麼想來着。你我相處了年餘，我竟不知道你這麼手兒巧。遂會畫呢。張姑娘道：姊姊打量真個我有這麼大本事麼？除了這幾針活計，是我作的這稿子，是人家的主意。那臉光是一位姓陶的畫的。連那地步身段首飾衣紋，都是他搆出來的。我照着作起來的。何小姐道：這個姓陶的又是誰呢？張姑娘道：咱們這裡有位陳師爺，江蘇常州人，他有个怪兒，叫作程詮，不知在那個修書館上當供事。這姓陶的就是那姓程的怪子。這個人叫作陶桂冰，號叫樺樾。我着見這名字，遂念了個白字，叫他陶桂水。被人家笑話了去了。纔告訴我，說這是冰字，讀作凝。姊姊屋裡掛的那張玉堂春富貴，就是他畫的。筆工人物，他也會畫。最擅長是傳真。今年夏天，程師爺叫他來給公婆請安，叫公公自己出個稿子，叫他畫幅行樂。公公說：我出個怎麼稿子呢？古人第一個畫小照的是商朝的傅說，他那幅稿子，却不是自己出的。及至漢朝裡，馬伏波將軍功標銅柱，却是極好的一幅稿子。只是雲台二十八將裡頭，又獨獨的不曾畫着他。我這幾年，一個破卷開復的候，補知縣，還鬧這些做什麼。況這程世兄的令政，又是个女史，倒是叫他們小孩兒們畫着頑兒罷。我們就把他請進這屋裡來，不是容易。總商量定了這



個稿子。畫成你我三個人。這幅小照。何小姐道。我且不管。我只問你。我是個管作甚麼的。怎麼會叫你們把我的模樣兒畫了。來了一年之久。我直到今日。纔知道。張姑娘道。宣信姊妹的模樣兒。連姊妹都叫人家娶了。來了。姊妹也是一年之久。直到今日。纔知道。哇。姊妹要問怎麼就姊妹的模樣兒畫了。請問這理。現放着姊妹這麼個模樣兒。姊妹還怕畫不出。姊妹這麼個模樣兒的。姊妹來麼。話雖這樣說。只你這眉梢眼角的神情。合那點珠砂痣。兩酒窩兒。也不知費了我多少話。總畫成的呢。何小姐道。我是急於要聽聽你方纔說的那不許我扔開這長生祿位的牌兒的道理。這話。那又與長生牌兒何干呢。張姑娘道。姊妹別忙啊。要留那長生牌兒的道理。正在這一幅行樂圖兒上頭說起來。這話長着的。啊。自從去年。我姊妹兩個。在能仁寺草堂相逢。匆匆分手以後。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零兩個月。這其間無限的離合悲歡。今日之下。我才盼到合姊妹一室同居。長相聚首。姊妹雖是此時纔來。我這盼着姊妹來的心。可不是此時纔有的。這話大約姊妹也該信得。及何小姐連連點頭答應說。豈但信的。及這話大約除了我。還沒第二個人明白。張姑娘道。這就見得姊妹知道我的心了。只是我雖有這赤心。我到了淮安。見着公婆。是個總進門的新媳婦。兒不知公婆心裡怎樣。這句話。我可不好向公婆說。不想公公到了。青雲臺。訪着九公。見着褚大娘子。褚大姊妹。也想到你我合他三個人。這段姻緣。上及至婆婆到了。他們早合公婆商量到這段話。這段話他三位老人家自然也因為我。是個總進門的新媳婦。兒又不曾告訴我。落後還是褚大姊妹。私下告訴了我。他還囑咐我先不要提起。我只管知道公婆的心裡。是怎麼樣了。我又不曾冒冒失失。問的。那時候更摸不着你老人家的主意。我更不敢合你。我這位玉郎商量。這天閑中。我要探探他的口氣。誰知總說了一句話。他講起他那番感激姊妹。敬重姊妹的意思來。倒合我背了一大套四書。把我排揎了一陣。這話也長。等我開了。再告訴姊妹。何小姐道。這話也不用你告訴我。我也深知你的甘苦。併且連你們背的那幾句四書。我都聽見了。張姑娘聽了一怔。便慚他道。姐姐站住。姊妹通共。昨日酉正纔進門。還不夠一周時。姊妹這是從那裡打聽了去的。我到要問問。何小姐一時說得高興。說得忘了情。被張姑娘一樞不覺羞得小臉兒通紅。本是一對鴨嘴兒女。促膝談心。他只得老羞臉兒笑道。討人嫌哪。你給我說底下怎麼着罷。張姑娘道。底下一直到公婆到了家。把一應的事。大都料理了。這天總叫我上去。從頭至尾。告訴了我。我總委曲宛轉的。告訴

了你我這個玉郎。公公纔擇吉親自寫的通書。會請媒的全帖。這就算定規了。給姊姊作合的這樁大事。這幅行樂圖兒。可正是定規了這樁事的第三天畫的。不然姊姊只想那有個八字兒。沒見一撇。我就敢冒冒失失。把姊姊合他畫在一幅畫兒上的理嗎。何小姐聽了。益發覺得他情真。心細。自是暗合心意。因望着那幅小照說道。是便是了。只是人家在那裏讀書。你一個弄一個香爐。一個弄一堆針線。在那裏攬人家。那心還肯擱在書上去呀。張姑娘嘆一口氣道。姊姊的心。怎麼就合我的心。一個樣呢。姊姊那裏知道。現在的玉郎。早已不是你我在能仁寺初見的那個少年老誠的玉郎了。何姑娘意中之言。轉由張姑娘口中說出來。得二人同心。真覺自從回到京。這一年工夫。家裡本也接連不斷的事。他是云兒也不拉。書兒也不讀。說話也學的尖酸了。舉動也學的輕佻了。妹子是臉軟勸着他。總不大聽。即如這幅小照。依他的意思。定要畫上你與我兩人。這麼對着臉笑。我說這影啊。似的算個什麼呢。他說這叫作歡喜圖。我說怎麼叫作歡喜圖。他就背了一大篇子。給我聽。我好不容易總記住了。等我說給姐姐聽聽。他說當日趙松雪學士有贈他夫人管夫人的一首詞。那詞說道。我儂兩個。恁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我身子裡。也有了你。你身子裡。也有了我。姊姊只說這話。有溜兒。沒溜兒。我就說趙學士這首詞兒。也太輕薄。你這意思。也欠莊重。你要畫可別畫上我。我怕人家笑話。他儘着鬧着不依我。就想了個主意。我說你要畫我。這不是姐姐的事。也定了麼。索興連姐姐把偈們三個都畫上。你可得想一個正正經經的題目。遠得把你我三個人的這場恩義姻緣。聯合到一氣。我可要請公婆過目。再且留着給姐姐看的。我拿姊姊這一鎮。總把他的淘氣鎮回去了。也虧他的聰明兒。真快就想了這一幅稿子。他說他那個兒。叫作天下無如讀書樂。姊姊這面兒。叫作紅袖添香伴讀書。我這面兒。就算給姊姊繡這幅小照呢。叫作貴絲綉作平原君。我聽了聽。這還有些正正經經。請那陶樾禪畫史畫了。手臉。我補的針線。這便是這副行樂的來歷。這如今姊姊是來了。公婆又費了一番心。把你我的兩間屋子。給收拾的一模一樣。我想等姊姊過了新滿月。把那架碧紗櫥。照舊安好了。把姐姐這個長生牌兒。還留在我屋裡。把我這個小像。姐姐帶到姊姊屋裡去。這一來。不但你我姊妹兩個時時刻刻的寸步不離。便是他到那屋裡。有個我的小像。陪着姐姐。到這屋裡。又有个姊姊的長生牌兒。護着我。他看

着眼前的這番和合歡慶，自然該想起從前那番顛險艱難，你我兩個再時常的勸勉他，叫他一心奮志讀書，力圖上進，豈不是好。這便是不許姊姊去開這長生牌兒的道理。姊姊道：妹子說的是，也不是。何小姐聽了這話，不由得起着張姑娘叫了一聲好妹妹，怎的你這見識，就合我的意思一樣。可見我這雙眼珠兒，不曾錯認你了。我正要說話，要合你說，纔說到這句。戴嬷嬷回道：舅太太過來了。二人便把這話掩住，連忙迎出來讓坐。舅太太道：我不坐了。我那裡給你們烙的滾熱的盒子。讀者應聽下文，不願吃這滾熱盒子。我總叫人給褚大姑奶奶、合那兩位少奶奶送過去了。咱們娘兒們一塊兒吃。我給你們作個和合會，說着拉了二人過南屋去了。不提他姐妹兩個，一同在舅太太屋裡吃了餚餚，便回到公婆跟前。要老爺正在外面陪鄧褚幾個人暢飲。安太太正合褚大娘子、張太太并兩個侄兒媳婦閒話。又引逗着褚家那個孩子頑耍了會子。那天早已晚飯時候，二人伺候太太晚飯。安太太因他們遠不曾過得十二日，仍叫張姑娘伴了何小姐回到新房。同公子夫妻共禱而食。飯罷，晚間安公子隨了父親進來，闔家團聚，提了些任日世事之難，叙些現在天倫之樂。安老爺便合太太說道：如今偕們的事情是完了。大後日可就是烏老大家的喜事。他臨走再三求下，太太給他送送親，他也為家裡沒一個長輩兒。我們自然要去幫幫他。纔是安太太道：我也正在這裡算計着呢。這天一定是得在城裡頭住下的了。說着這一盃兒，各處着着親戚，道道乏去。安老爺道：豈止太太要去，我也正打算趁着機會走走。偕們娶這兩個媳婦兒，都不曾驚動，事情過了，到得見着了，都當面提一句。底下該帶去盪頭的地方。太太還得走一盪，不要惹人怪。得你我兩個人都出了門，褚大姑奶奶沒個人陪，不是禮呀。褚大娘子道：這又從那裡說起。二叔真的還拿外人待我，瞧你二位老人家，管走。這天我正有事，我要赴席去呢。舅太太道：姑奶奶那裡去呀。褚大娘子道：我們大哥大瘦子，要請我去坐坐兒，又不敢回。二叔二嬸兒，要弄了吃的給我送進來。我說我是借着我们老爺子分兒上。二叔二嬸兒把我當個兒女待，偕們各親兒各論兒，你們要這們鬧起來，那可就是作踐我了。如今我就定下那天吃他們去。安太太道：狠好麼。這他們又有什麼不好說的呢。安老爺道：既如此，就求舅太太合親家，給我們着家罷。安太太道：果然的。早上先在佛堂燒了香，前通個誠，算了了愿，把他二位請到你們屋裡吃去。這就算你們給他二位順了齋了。豈不好。張太太聽了，先說作嗎呀。你家那頓飯不吃肉，喂我。我吃了筋子，就算開了齋了。還

用叫姑爺姑奶奶這麼花錢費事。安老爺道：事雖如此，也得叫他們小孩子們心裡過得去。舅太太聽着說完了，便笑道：你們站着，偕們商量商量。怎麼一對挪你們行人情，認親戚的認親戚，女兒女婿，給開齋的開齋。這都有了，吃兒了我呢？問的大家，連安老爺也不禁大笑起來。安太太道：你無論他們誰家，有剩湯剩水的，揀點兒就吃了。要不我給你留個餚餚。舅太太道：可不是呢？我有辦法兒。因合張太太道：親家母到了那天，你早上同親家老爺，赴了女兒女婿的席，晚飯等我弄點兒吃的，請你，我可不管親家公。張太太道：他這敢驚動舅太太咧？他在外頭，那不吃了飯哪？大家又談了一刻，纔各各回房安置。金玉姊妹，這時候公公進了屋子，服侍婆婆，摘了簪兒，兩個攙扶了，環前面，僕婦打着一對手把燈，引着回房。又到舅太太屋裡，閑談了片刻，舅太太便催着他三個進房。何小姐這日是善飲的朋友，入席，第三杯有名色的，叫作新娘。第二晚一宿晚景，提過，却說安老爺、安太太一家，向來睡得早，起得早。次日清晨，兒女早來問安，大家正在閒談，人回：鄧九太爺過來了。安老爺迎出去，一路說笑，進來到上房坐下。鄧九公一一的酬應了一陣，便道：老弟婦，我今日特來道謝。道多，偕們的正事也完了。過了明日，後日是個好日子，收拾收拾，我可要告辭了。這話，褚大娘子聽了，先有些不愿意。他本是個活動熱鬧人，在這裡住了幾日，處得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合式的。內中金玉姊妹，尤其打得火熱，更且正要赴華嬾嬾家的請，如今忽然熱刺刺的說教要走，他如何肯呢？只是自己不好開口。早聽安老爺說道：九哥，你忙甚麼？雖說你在這裡幾天，正遇着舍間有事，你我究竟不曾好好兒的喝兩場。安老太太也是在旁，欲留褚大娘子，便道：人家二叔二嬸，既這麼留，偕們就多住兩天，不好。你老人家家裡，又有些什麼，慌着的呀？九公道：倒不是慌着家，在這裡你二叔二嬸，過於為我操心，忙了這一程子了。也該讓他老人家，歇歇兒。安老爺聽了，那里肯放，便道：老哥哥，來不來由你，放不放，可就由得我了。鄧九公聽了，呵呵大笑，說：那麼着，偕們說開了，我也難得到京一盪，往回來了。身上又有事，不得自在。如今老弟，你要留下我，你可別管我，我要到前三門外頭，熱熱鬧鬧，聽那兩天戲。這西山我也沒逛夠，還有海澱、萬壽山、昆明湖，我都要去見識見識。一直逛到香山，再看着巖台八景，從盤山一路繞回來，撒和撒和，也不用老弟你陪我，我瞧你們那位老程師爺，有說有笑的，我們到合得來，還有那寶珠洞，不空和尚，這東西，敢是酒肉全來，他好大量，問了問，他這些地方，他都到過，再帶上女婿，我們

就走下去。我回家，咱就喝我出去。我們就逛是這麼着。我就住些日子。不我可就不敢從命了。安老爺連說就是這樣。當下他父女各各歡喜。鄧九公談了幾句。又到公子新屋。望了一望。總高高興興的出去。按下不提。安老夫連日在家，便把鄧九公幫的那分盛盒，歸着起來。接着就找補開租，清結賬目。收拾傢伙，打掃屋子。安太太先張羅着打發兩個侄兒媳婦進城。安老爺又張羅着，把張老的那座屋子，吩咐人打掃糊裱起來。好預備搬家。諸事粗定。他老夫婦纔各各出門進城謝客。安公子便預先吩咐了廚房，預備了一椀盛饌。又叫備了一席午酒。這日先在天地佛堂擺了供，燒了香，請張老夫婦磕過頭。然後請到新房，給他二位順齋。兩個老兒倍常歡喜。這日打扮得衣飾鮮明，一同過來。張老是足登緞靴，殺種羊皮帽子，帶着個金頂兒。原來安老爺因家中辦喜事，親家老爺沒個頂戴，不好着石青褂子。慮到眾親友錯敬了，非待親戚之道。適逢其會，順天府開着捐輸例，他給他捐了個七缺後的候選未入流頭上，便有了個朝廷名器。他自己却以為，身家雖是清白，究竟世業農桑，不圖這虛好看。因此遇着有事，便頂帶裝身。没事的日子，便把頂子拔下來，擱在錢袋裡。這日也因是叩謝佛天，所以纔戴上的。張太太又是一番氣象了。除了襖裙兒緞衫兒不算外，頭上是金烘烘黃塊塊，莫講別的，只那根烟袋，比舊日長了足有一尺多。烟荷包用了絳色，襪子的裡頭裝的是六百四一觔的湖廣葉子，還是成勛的買了來。家裡存着，隨吃隨裝。這兩個老兒，也叫作孤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子了。閑話休提，却說他夫妻兩個，到了女婿房裡。安公子金玉姊妹，先讓到西間客座坐下。安公子同何小姐親自捧茶。張姑娘裝過一袋烟來，仍是照前那等裝法。這個當兒，張太太已經念過七八聲佛了。不一時，戴嫵嫵回飯擺齊了。三個人讓他一老出來了。分東西席坐好。何小姐送了酒退下去。向着一人便拜。慌得個張老說道：「姑奶奶，你這是怎麼說？連忙出席，還揖不迭。」張太太說：「聲了不得了，站起來，趕着過來，就要攙起來，不想袖子一帶，把雙筷子拐在地下，把盞酒也拐倒了。酒了一桌子。幸而那盞酒不曾掉在地下。僕婦們連忙上前揀快子，擦桌子，重新斟酒，鬧成一團。他那里還拉着何小姐說：「姑奶奶，你這是咱兒說你留我多吃幾年大米飯罷。別儘着價折受我。咧何小姐道：「慢講。爹媽為我吃着，一年的齋，我該磕個頭的我自從在能仁寺受了，你二位老人家那個頭。到今日想起來，便覺得罪過。何況今日之下，妹妹是誰？我是誰呢？他老兩口也謙不出個甚麼兒來。公子便讓着歸了坐。那老頭兒到依寔吃了。

兩三個餛飩，殺兒不言語的，就着菜吃了三盃半飯。張太太先前還是噉白餛飩，何小姐說媽，倒是吃點兒菜呀。他見那桌子上擺着，也有前日筵席上的那小雞蛋兒、蒸乾粉，又是清蒸刺蝟皮似的一盃，合那一盃黑漆漆的一條子一條子，上面有許多小肉錐兒的，不知甚麼東西。若論張太太到了安家，也一年之久了，難道連燕窩、魚翅、海參，連沒見過不成？因安老爺家雖是個世家大家，却守定了那老輩的勤儉家風，不比小人乍富，枉花那些無用的錢，混作那等不着要的闊家。中除了有個喜事，以至請個遠客之外，等閑不用海菜。這一類的東西，因此張太太雖然也見過幾次，知道名兒，只不知那個名兒，是那件工的，所以不敢輕易上筷子。如今經何小姐揀樣的，護着給夾過來，他便忒兒哩的吃了些，不想那肚子有冒冒的，一年不曾見過油水兒了。這個東西下去，再搭上方纜，那口黃酒，敢是肚子裡就不依了，竟咕啞啞的叫喚起來。險些兒弄到老康頰一飯三遺矢，幸虧他是个羊膩，咕啞了一會，竟不曾响動。一時大家吃完了飯，兩個了環，用長茶盤兒送上漱口水來。張老擺了擺手，說不要，因叫這女孩兒，你倒是揭起炕氈子來，把那簾兒兒給我搬一根來罷。柳條兒一時摸不着頭，公子說拿牙籤兒來。柳條兒趕忙拿過兩張雙摺兒手紙，上面托着根柳木牙籤兒。張老剔了一會子牙，又從腰裡拉下一條沒攪邊兒大長的白布手巾來，擦了幾嘴，又喝了兩口茶，便站起來道：姑爺兩位姑奶奶，費心，我也吃了，喝也喝了，可得到前頭招護招護去了。公子道：晌午還預備着菓兒呢。張老道：姑爺你知道的，我不會喝酒，又不吃那些零碎東西，再說今日親家老爺太太都不在家，他們伴兒們倒跟了幾個去在家裡的呢。也熬了這麼幾天了，誰不偷空兒歇歇呢？我幫他們前頭照應着去，說着便出去了。公子一直送出二門方回。這裡張太太吃了袋烟，也忙着要睡。何小姐道：媽，可忙甚麼呢？沒事就在這裡坐一天，說說話兒不好。他道：你姑奶奶你婆婆托付了我，我會子，咱把人家舅太太一個人兒丟下，不是話。再說他晚上還給我弄下吃的了。我更不會吃那些菓兒酒，你們自家吃罷，說着自己攬了荷包繡子，拿着烟袋也去了。他三個跟到上屋，只見舅太太吃完了飯，正看着老婆子們，那裡拌鏟末子掃地，見了張太太站起來道：偏了我們了，趕了女兒的席來了。張太太道：可吃飽咧，齋也開咧，我們姑奶奶可就不可慌着咧。舅太太便讓他姊妹兩個也坐下。因合公子道：這裡不要你去罷。公子正一心的事由兒，想着回家便答應了一聲，笑着先走了。這裡姊妹兩個，便在旁邊的小杌子上坐。

下。那個大了頭長姐兒，便從柳條兒手裡，接過烟袋，荷兒來給張姑娘裝了袋烟，回身又給何小姐倒過碗茶來。何小姐連日見這個了頭，在婆婆跟前十分得用，便欠了欠身，說長姐姐，你叫他們倒罷，隨即站起來，同張姑娘走到排插兒背後，一長一短的和他說話兒。因見他是个旗裝，却又有此外路口音，問了問，纔知他爹娘是貴州神苗的叛黨。老祖太爺手裡得的分賞功臣，為奴的罪人。他爹娘到了這裡，纔養得他，他從小兒便陪着公子一處頑耍，到了十二歲，太太總把他叫上来的。何小姐見他說話兒又干净，性情兒又柔和，從此便待他十分親近。這且不提他姊妹兩個，坐了片刻，舅太太便道：今日婆婆不在家，你們姐兒倆也歇歇兒去。我要和親家太太湊上人，問牌兒呢。因何小姐道：你這位公公呵，我告訴你討人嫌着的呢。他最恨人問牌，偏偏把姑太太合我，又都愛問个牌兒，得等他不在家，偷着鬧。今日我可要贏我們親家太太兩錢兒了。何小姐道：娘就鬥牌，我們也該在這種時候，你只聽可再沒舅太太那麼會疼人的了。說不用你們兩家去屋裡，且說且不動呢。零零碎碎，也偷空兒歸着歸着，以至公婆喜歡的，是其麼呀。家裡的事兒啊，你們爺的脾氣，性格兒啊，隨身的活計啊，姐姐也該問問妹妹，也該說說。今日不是個空兒嗎，去罷。何小姐本是不肯走，被舅太太這一提，倒提起他心裡一樁事來。正待要走，張姑娘道：姐姐，舅母既這麼吩咐，不偕們就走罷。家裡坐坐兒再來。二人便携手同行而去。且住。說書的這一回書，一開場，你就交代，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如今一回書說完了，請教那一句是安龍媒的正傳呢。況且何玉鳳到了安家，纏得兩三天，合張金鳳姊妹初聚，這一邊自然該入門問諱。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問那一邊自然也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有許多正經話，要說。總是情理怎的，便談到這些圍閣閉情，合瑣屑筆墨，作這等一篇沒氣力的文章，莫非那燕非閑人，寫到寶硯雕已，完成大禮，且有些江淹才盡起來了。列公待浮海而後知水，非善觀水者也。待登山而後見雲，非善觀雲者也。畢竟那金玉姊妹兩個回家，又有些甚麼枝節，下回書交代。

### 第三十回

開荆吳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這回書緊接上回，却說安公子本是个聰明心性，個儻人才，也虧父母的教養，詩禮的陶冶，總不走入纨绔輕佻一路。自從上年受了那場顛臉，幸得返逆為順，自危而安安，老夫妻暮年守着個獨子，未免耽擱情深，加了幾分憐愛，偏偏

的他又一時紅鸞雙照，得了何玉鳳、張金鳳。這等一雙才貌心性，色色出眾的佳人，心是肥了，氣是飛了，主意也漸漸的多了。外務也漸漸的來了。一個人到了成了授室，離開父母左右，便是安老夫妻恁般嚴慈，那里還能時刻照管的到。他有時到了與會淋漓的時節，就難免有此不德出入。這日安太太分付他給岳夫、岳母順齋，原不過說了句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他就這等山珍海錯的小題大做起來，還可以說書龍點睛，弄弄又無端的弄棹果子，便覺畫蛇添足，可以不必要了。果然那一雙村老兒，作不來這些新花樣力辭而去。他便就這桌酒席上生出篇文章來。這篇新花樣又不獨比那篇硬文章大是柔和，并且比那篇偏僻文章也遠正派。因此在上房時，舅太太讓了他一句，他便忙忙的回房中，催着打掃，淨了屋子，又有知趣兒的小鬟，點了兩枝蘭花香，薰了薰張太太的葉子烟氣味。那時節正是十月上旬天氣，北地菊花盛開，他早購了些名種院子裡小小的堆起一座菊花山來。屋裡鑿瓶列盃，也擺得無處不是菊花。回到家裡，便脫了脫褂，換上華麗不衰的服飾，都是安老爺平日不准穿戴的。這日父親不在家，便要穿戴起來，擺搭擺搭，打扮好了，又親自提着個宜興花甕，澆了回菊花。見那菊花山上有一枝金如意，一枝玉連環，開得十分玲瓏婀娜，便自己取了把剪花的小竹剪子剪下來，養在書檯上。那個霽紅花囊裡，拿了半日不見金玉姊妹兩個回來，他就隨手拿了一本李義山的詩，翻閱時，當正午日影在牕，恰好屋裡闔住一個蜂兒，急切不得出去，碰得那窗櫺兒瑟瑟作响，他手裡指着那詩本，正翻着昨夜星辰，昨日風，那首無題，看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兩句，益發覺得滿室古香，穠鬱，此情此節，世人無此風雅了。正看得高興，聽窗外鉤聲格格，他姊妹兩個攜手同歸，忙丟下書，笑道：你姊妹兩個來的大妙，我這裡正有樁事，要相商。居吾與汝，便讓他兩個牀上坐下了。自己就靠着那張書桌，說道：今日給岳父母備了絕好的一桌菓子，不想他二位老人家無此雅興，父母既不在家，何不要進來再開釐好酒，你我三個人作個賞菊小宴呢。張姑娘聽了，先說道：把菓子要進來，俗們吃了，使得依我說，酒可以罷了罷。倒比不得公婆在家裡，況且婆婆出門去了，舅母雖是那樣說我同姐姐一會兒，還得在上屋照料照料去。纔是公子正在高興，頭上吃這一擋，便有些不豫。色然何小姐便連忙向張姑娘去了個眼色，說道：舅母不是外人，既那樣說，俗們等會子再過去，也使得。就是俗們屋裡，偶然偷空兒聚這麼一遭兒，倒也沒甚麼的。公子聽了，總鼓起興來，便向着張姑娘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文雅，對着



美人賞此名花。若無旨酒，豈不辜負這良辰美景？等我親自叫他們開酒去。說着，興匆匆的跑出去了。這里張姑娘攬着肩，帶着笑，向何小姐道：「我的姐姐，你老人家是怎麼了？前日合我說什麼來着？怎麼今日又這等高興起來呢？姐姐不知道，是說公公准他喝酒，他喝開了，可沒把門兒人攔不住。何小姐先嘆了口氣，說道：『妹子，你方纔說的，真是正經話。我豈不知偕們前日話沒談完，舅母來叫吃餚餚，就把這話打斷了。你看你，我眼前還愁的，不專在他喝酒上。自從我來的第二天，看見他寫明春深似海的那副對聯，合那首種梧桐的七絕詩，我就添了樁心事。正要合你說，你比我早有先見之明，又說了那套話。我這兩日留上一看，妹妹你的話果然說得不錯。這大約總由於他心性過高，境遇過順，與會所到，就未免把這輕佻一路，誤認作風雅。果然性情持得住，風雅也不過成個累愛，人倘被風雅移動了性情，竟會弄成個輕薄子弟。前賢那人無風趣，官多貴，緊有琴書家必貧的，只兩句話，雖是那過激之談，却也確有此理。你只看古往今來，那些風雅先生，那一個是置身通顯的？講到玉郎現在的處境，上有兩位老人家兒栽培，下有我兩人侍奉，豈是衣食無慮無愁？可是你說的，正是奮志成名力圖上進的時候，我着他一切丟開，只把這些閑閣閑情筆墨瑣屑作了個正經，已經錯認了路頭了。再詰一句，不是我我不害燥的話，若果然是照行樂圖兒上的，那等一個不言不語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你或者像長生牌兒似的那等一個無知無識，推不動，搽不動的，我正所謂影裡情郎，書中愛寵，他見這屋裡沒什麼可風雅的去處，少不得也得一心撲到書本兒上去，偏偏的守着這麼個模樣兒的你，你又來了個照你這麼個模樣的，我一個人能有多大的精神，要都用在這三間屋子裡，還怕他不合脂粉花香日親日近，離經濟學問日遠日疎，所以從來說三日不與士大夫談，則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又道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何必無端的作這等危言？未必不有見於此。此等吐屬，絕肖阿翁口吻，不圖出於姑娘口。中照較魯翰林女公子專講八股固自不同。你我若不早為之計，及至他久假不歸，有個一差二錯，那時就難保不被公婆道出個不字來。責備你我幾句，便說公婆因愛惜他，原諒你我，不肯責備。要知一樣的給人作兒子，他這給人作兒子，可與眾不同一樣的，給人作媳婦，你我這給人作媳婦，可與眾不同。他給人作兒子，這條身子所關甚重，你我這給人作媳婦，這兩副擔兒，可就不輕。今日之下，你我合他三個人費了公婆無限的精神氣力，千難萬難，聚在一處，既然彼此一心，要不看破此稅席私情，要下二字，已見上第二十九回蓋蕭史先生習用之調。